



中国当代  
作家小说集

鬼  
金

著

# 长在天上的树

ZHANG ZAI TIAN SHANG DE SHU

课外借

我就是那个叫鬼金的  
吊车司机  
我在东北写小说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中国当代  
作家小说集

鬼  
金

著

# 长在天上的树

ZHANG ZAI TIAN SHANG DE SHU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在天上的树 / 鬼金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4

(“锐势力”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集 / 郑润良主编)

ISBN 978-7-5205-0165-1

I. ①长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2611号

责任编辑: 全秋生

封面设计: 徐 晴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6 字数: 248千字

版 次: 2018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CONTENTS  
目 录

另一半 / 1

去灯塔船旅馆 / 12

向南方 / 42

破 浪 / 77



对一座冰山的幻想 / 89

形同陌路的时刻 / 120

一条鱼的葬礼 / 158

愤怒的河 / 188

长在天上的树 / 204

跋：未完的旅行 / 247

## 另一半

---

傍晚，陈洁莫名地想到郊区的那个精神病院，想到郊区的铁路，想到郊区的秋天，想到……泛滥的记忆，膨胀着，逐渐清晰起来。她简单地画了一点淡妆，就出门了。从静安小区出来的时候，经过一个车祸现场。她没有去凑热闹。她不喜欢热闹。眼睛的余光中，看到几个医护人员把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抬上了救护车。她看到几个血滴，亮晶晶的红色珠子，跌落在地上，摔碎了，开成几朵鲜红的花。她的眼神是平静的。经过那喧闹的人群，她加快了脚步。她的鼻子是敏感的，闻到了那股气味，血的气味，有些腥，有些咸，腥的成分要比咸的成分多一些，重一些。她屏住了呼吸，抵抗着那血液的分子在空气中蛮横地进入她的鼻孔。走了十几步远，她还是回头看了一下，人群散去的空地上，有一星儿萤火虫般的亮光，慢慢地变大，繁殖成一团毛茸茸的光，升腾着。那光让她感觉到柔软，温暖，像一个怀抱。她想扑过去的时候，那光消失了。骤然，整个世界都变得冰冷下来。是那种从心里往外的冷，是那种透彻骨髓的冷。她两手抱着自己的肩胛，向汽车站走去。路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。可她不在乎。她在等着通向郊区的十九路汽车。长长的头发被

风吹乱了，她用手捋了捋。一股奇特的气味从头发里挣脱出来。她心头一颤。尽管她屏息抵抗，再抵抗，那血的气味，还是霸道地依附在了她的头发上，像一个不散的魂。她皱了皱眉头，一脸厌恶。这件事搅得她心情很不好。她甚至想回去冲一个澡，再回来。这时候，十九路汽车已经开过来了，她被人流拥簇着上了车。她是一个喜欢坐汽车的人，坐上汽车，任汽车把自己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

光线野蛮地从公共汽车的玻璃射进来，蜂群般扑在陈洁的脸上。她感觉到一阵灼热，她知道这不是先前在小区门口看到的那团光，下意识地用手遮挡着。公共汽车晃悠了几下，钻进了一个隧道之中。黄昏的光线瞬间被甩在了外面。陈洁的眼睛遍布了隧道的黑暗。说是黑暗，也许不准确，只能说隧道里的光线暗淡了。是的，暗淡了。这暗淡让她的心里有一种失落。说不好的一种落差影响着她。她摸了摸脸，脸上留下的黄昏的灼热还没有散去。隧道斑驳的墙壁，让她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她深深地呼吸了一口。空气是浑浊的，呛得肺部很不舒服。她把呼吸进去的空气又吐了出来，吐了好几下，直到她感觉到肺部舒服了，才停止下来。这时候，汽车驶出了隧道。她的眼睛，突然，不适应黄昏的光线了。有一段时间，短暂的盲。她闭了一会儿眼睛，缓慢地睁开。从隧道出来，不光是光线，还有街道上的喧嚣，哗哗地侵入她的身体。她的身体本能地抵抗，但她无能为力。就仿佛一个正常秩序中转动的时钟，突然，指针疯狂地旋转起来。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。

突然，一个孩子背着书包走过斑马线，从马路中央的一个栏杆跨越过去。陈洁怔怔地看着，那个孩子跨越的过程是缓慢的，先是左脚踩在栏杆上，然后是右脚跨上去，用手撑了一下，翻越过去，像极了电影的慢镜头。那是一个陌生的孩子，因为距离的原因，辨不出性别。现实与梦境重叠了。这几天，陈洁的梦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画面。她在梦中想看清那个孩子的面孔，但她看不见。她甚至声嘶力竭地呼喊起来。那个孩子都没有回头。梦境中是一个夜晚，月光皎洁，冷颤。那个孩子是赤身

裸体跨越马路中央的栏杆的。赤身裸体的孩子就像是从月亮里诞生的，某一个角度甚至能看见他幼小的生殖器。陈洁醒过来后，头有些疼，用手指揉了揉太阳穴，目光探出窗外，月华如水洒落在路上。

她想到了余华小说《活着》里的那句话：

……月光照在路上，像是撒满了盐。

盐。

一个坚硬的词语，硌得她，心疼。

盐在她的血液中融化。

陈洁不知道这个梦，想告诉她什么。不知道。

汽车摇摇晃晃，蜿蜒的马路就像一条黑色的河流，把她沉重的肉身带到郊外。

## 二

那年秋天，陈洁的丈夫出国了。出国前，他们结束了仅一年的婚姻。这一年来，他们不知道是否有一种叫爱情的东西存在。也许存在。也许是两个孤单的人在一起取暖；也许是两个人生理的需要，才躲进这个叫婚姻的壳里。现在，她又开始一个人了。

有一天，她没有目的地坐上了十九路汽车，竟然在车上睡着了。后来是司机把她喊醒的，说到站了。她揉揉眼睛，窗外的景物是陌生的。她问了一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司机说，这是郊外了。你如果是坐过了站，可以坐我的车再回去。她发现司机的目光在上下打量着她。那目光像一双手。她没有说话，下车了。一股新鲜的空气呛了她一下，她咳嗽了几声，然后贪婪地呼吸着，仿佛要把整个郊区的空气都呼吸到身体里，把原有的污浊驱逐出去。那个司机按了两下喇叭，仿佛在召唤她。她没有回头。司机开着车消失在腾起的尘土之中。她还不想马上就回到那个时刻都在发生着凶杀、背叛、情变、火灾、盗案、贪污、失业、造假……的城市。

四周的远山像一匹彩色的马闯入她的视野。她仿佛走进一个童话的世界。她才三十二岁，但这么多年，她确实觉得自己老了。那种老带着一种悲伤和无奈，同时也裹挟着冷漠和麻木。在这种老中，她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更多的时候，她认为自己只是喧闹都市里的一具行走的肉身。现在，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年轻起来，好像十五六岁，还扎着两个羊角辫，穿着碎花衣裳的小姑娘。这么想着的时候，她抿着嘴偷笑了一下。她喜欢上了这里，自己几乎成了这里的一部分，山的一部分，树的一部分，叶子的一部分，空中飞舞的七星瓢虫中的一只……甚至是这澄明空气的一部分。

一个色彩狂欢的秋，在她的心里蹚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。她甚至想到了天堂，想到了永恒。

陈洁顺着一条小路走了一会儿，她看到一条延伸进山里的铁路。她跳下一个土坎，站到了铁轨间那黑色的枕木上。目光沿着铁轨向远处看去，看不到尽头。但她心里知道，是有尽头的。在一个她未知的地方。只要她顺着铁路走，就一定能到达。时间是一个问题。肉体的承受能力是另一个问题。在铁路旁边的草丛里，她看见了一座坟茔，还有鲜艳的花圈围绕着。那种鲜艳让她感觉到沉静。她看了几眼，慢慢地离开了。那是一座没有墓碑的坟茔。她记得，每次她从这座小城市去沈阳的火车上，都会发现窗外枯草丛中掩藏的无名的坟茔。很多。很多。她偶尔会想想，那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。她也说不上，她对那些坟茔是那么敏感，即使它们躲藏在枯草深处，她也会看到。是对死亡的敏感吗？她不清楚。看到那些无名的坟茔的时候，她更多是联想到上学的时候，课本里鲁迅小说《药》里面的那只铁铸一般站在枝头上的乌鸦，还有那个花圈。如今，这篇小说已经退出了学生课本。相信很多人读不到了。也许，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不需要疗救了。她心里多少有些惋惜。她看着延伸的铁路，心想，走两个小时，在天黑的时候返回。下车的时候，她看了一眼四周，看到了一个温泉旅馆的牌子。她想，天黑后就到温泉旅馆住一宿。这么想着，她坚定地向前走着。

那坟墓在她的心里只是一个过客，没有留下什么。

一阵风，树叶从四周飘落下来，它们相互碰撞着，像一股渐渐向海岸边膨胀的潮水，发出哗哗的声音。陈洁伸开手臂，任落叶打在脸上、身上，她竟然张开了嘴，轻巧地叼住了一枚红色的落叶。风过后，一切归于沉寂。她把叼在嘴里的落叶拿下来，看着那上面错综复杂的叶脉，像无数条曲折的道路。她小心地呵护着那枚落叶。这时候，她看见一群羊从铁路穿过。它们蹦跳着，在铁路上停留，相互顶着犄角，嬉闹着。放羊人呼喊它们，从铁路上过去。还是剩下一只，在放羊人和羊群过去之后，独自从树丛里跑出来，追赶着队伍。那个放羊人还是看了陈洁一眼，就关心他的羊了。陈洁看着那只落下来的羊费力地追赶着，怜悯地想过去抱抱它。她没有。她喊着，等等，这还有一只羊。放羊人听到了，停下来，回过头，等着那只跑过去的羊。看到那只落下来的羊回到了队伍之中，陈洁会意地笑了笑。如果这只羊迷失了方向呢？就像那个《圣经》里的故事。耶稣说，你们试想，如果有人有一百只羊，其中的一只迷失了，难道他不撇下九十九只在山野间，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吗？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他找到这只迷失的羊，比他有那九十九只没有迷失的羊高兴多了……

羊群过去了。

陈洁继续走着，不时站在铁轨上，伸开双臂平衡着，向前走。像一个孩子，是的，她仿佛回到了孩子年代。

暮色渐浓，陈洁突然觉得有一道光照在脸上，让她无法睁开眼睛。那光是移动的，跳跃的。在光跳离脸部的那一刻，陈洁四处看着，寻找光源。她看见一个男人坐在山坡上，晃动着手里的一面小镜子。那个男人也看见了陈洁在看他，停止了手里晃动的镜子，从地上站起来。陈洁有些紧张，站着没动。这荒天野地的，与一个陌生男人对峙，她直觉这是一种危险。她转身想离开。这个时候，那个男人已经从山坡山冲下来，站在她的面前。男人三十多岁，面色苍白，脸上的胡茬青刷刷的，靠近下巴颏骨的地方，有一个刮破的伤口，已经凝痂。眼睛明亮，深陷着，

目光透着一股混沌。他的显著特征是一个光头。

陈洁警惕地问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用镜子晃我？

男人说，我在等你。

陈洁惊讶地睁大眼睛，心想，有病。转身就要走。

男人说，我真的是在等你。真的。我不骗人的，骗人我是小狗。

男人甚至“汪汪”地学了两声狗叫。

陈洁想笑，却没有笑出来。

陈洁说，我不认识你，你怎么说在等我呢？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呢？

男人低着头，看着手里的镜子说，我知道。

陈洁的心里再一次说，有病。

陈洁说，你让开，我要回去了。

男人几乎带着哭腔说，你还不相信吗？我真的是在等你。

陈洁说，我不信。

男人说，你刚才看到那一群羊了吧？你想到了《圣经》里的那个迷羊的故事吧？我就是那一只迷羊。

陈洁怔了一下，心想，他怎么会知道我想什么呢？一定是蒙的。她说，算你说对了，但我还是不能相信你在等我。你这套讨好女人的方法已经过时了。

男人说，不是的。我真的是在等你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一个女人会在这个傍晚出现在这里。我就出来等你了。

男人这么说倒让陈洁感到更加可怕起来。她仔细打量着男人，开始怀疑他是人是鬼？她心里敲起小鼓。

男人看出了陈洁的意思，说，你不用怕，我是人，不是鬼。也许有一天我会变成鬼的。你也会。

陈洁还没遇到过这么说话的呢。她忧心忡忡，恐惧袭上心头。荒郊野外的，和一个自己一点儿都不熟悉的人在一起，而且这个人说到鬼。

陈洁面色阴郁地说，我真的要回去了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

男人说，我叫朱河。

陈洁脑子里想着“zhuhe”到底是哪两个字的时候，男人说，朱就是红色的意思，河就是河流的河。红色的河，像血液一样，流淌在我的身体里。你身上也有红色的河。

陈洁觉得这个叫朱河的男人很有意思，很好玩。她开始放松警惕。因为她从朱河的眼睛里没有看到丝毫邪恶的东西。她看到的混沌，更像是一个孩子，一个迷茫的孩子。那混沌背后一定有着湖水般清澈的目光。但她还是不能相信，一个陌生的男人会梦见自己。除非他是疯子。疯子吗？这么想，恐惧再一次袭上她的心头。她尽力与男人保持着距离，已经站到了铁轨外边的枯草丛中。鞋子踩在枯草叶上发出折断的“咔咔”声。

这时候，一列火车呼啸着从远处开过来。

朱河站在铁轨中间，一动不动地看着，甚至敞开了怀抱，喊叫着。陈洁吓坏了，但她还是没有说话。她倒是要看看这个男人到底想干什么，还是做做样子。她的心还是悬到嗓子眼，怦怦地跳着。火车的尖叫声撕裂了旷野的寂静。车轮碾压铁轨的声音碰撞着陈洁的心脏。朱河还是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座塑像。

十米……九米……八米……五米……

陈洁快速伸出手，一下子把朱河拽了过来。火车呼啸的风声，像一头猛兽。“嘎嗒、嘎嗒”的车轮声，让周围的山体都跟着震动起来。

陈洁喊叫着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陈洁这么一拽，朱河的身体一趔趄，摔倒在草丛里。

朱河几乎没有表情地说：“我想用我的力量阻止火车的行进，你破坏了我的计划。你……”

陈洁喊了一句：“疯子……”

没想到这一句话惹了祸。朱河的目光含着愤怒射向陈洁，几乎要把陈洁穿透似的。他嘟囔着：

“他们都说我是疯子，他们都说我有病，他们……他们把我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……他们给我电疗，给我吃那种药片……他们……我没病，没病……现在我被折磨得彻底像一个病人了……像一个疯子……疯子……我是疯子……你也说我是疯子……看来我真的……是疯子了……”

朱河疯狂地揪着地上的枯草和灌木，还用脚踢起地上的泥土。他的小镜子从兜里掉了出来，落在地上，碎了。他先是一愣，怔怔地看着地上镜子的碎片，哭了。“我的镜子……碎了……我的镜子……碎了……”他喃喃着，哭泣得像一个孩子，慢慢地弯下腰，捡拾着地上镜子的碎片。

朱河的手在小心地呵护着那些镜子的碎片说：

“小玻璃们，没摔疼你们吧？”

朱河一片片地捡起来，一个细小的玻璃碴，像锥子一样刺进了他的手指。血滴豆子般蹦出来。他根本没有顾及，而是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，在上面，一块块地恢复着镜子原来的模样。

“没办法复原了。”他好像委屈地看着陈洁说。

陈洁说：“扔了吧！改天我再过来，给你买一个。”

朱河的眼睛一亮，但瞬间，那亮光又恍惚着，消失了。朱河说：“我不要，镜子总是要碎的，现在我要它变成碎末，变成尘土，随风飘逝。这是镜子死亡最好的结果。现在让我来超度镜子的灵魂。”

朱河的话让陈洁感到恐惧，她不知道朱河要干什么。

只见朱河找了一块石头，把那些镜子的碎片，砸碎，再砸碎，直到变成粉末。他抓起那些玻璃的粉末，抛撒在半空中，嘴里还喃喃着什么。陈洁侧耳听着，朱河仿佛在说：“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回到你的世界里去吧！在某一天重新还原成镜子。”

朱河突然转过身问陈洁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陈洁说：“陈洁。”

朱河说：“多好的一个名字啊，散去魂灵的镜子，我和陈洁在这里为你祈祷。”

朱河虔诚的样子不容置疑。陈洁倒是感觉到了内心的一片宁静，仿佛被带到了朱河脑海里的那个洁净的世界。她相信朱河脑海里的那个世界是纯净的。这么想，她心里涌动着一丝感动。

他们坐在山坡上。夕阳的光像黄金的碎片。开始他们都不说话。后来是陈洁开始说话的。

陈洁问，你原来是干什么的？

朱河说，在一家轧钢厂当工人。

陈洁问，他们为什么把你送到这里来？

朱河说，是她。

陈洁问，谁？

朱河说，我的妻子。

两个人沉默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朱河说，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，我怀疑她跟主治医生有关系。我跟踪他们……后来……他们就把我送到了这里……

朱河说完，哈哈地笑起来。

“一个荒诞的世界……荒诞的世界……我是这个荒诞世界的病人……我是这个荒诞世界的孤儿……”

陈洁同情地看着朱河，什么都没说。也许是黄昏的光，让她渐渐把头依偎在他的肩膀上。

陈洁说，我觉得你是一个诗人。

朱河哈哈地笑着说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我是一个诗人吗？我不是。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需要诗意，需要一种清洁的精神存在。我从来没想到我是一个诗人。你还是觉得我是一个病人好了，我可不当什么诗人。

陈洁看着远处的一个巨大的圆形废墟。

陈洁用手指着问，那是什么？

朱河说，废墟。原来这里有一个寺庙的，突然有一天被一场大火毁灭了。

陈洁“哦”了一声。

朱河说，据说，烧死了一些人。

陈洁又“哦”了一声。

朱河说，你看黄昏的光在那黑色的废墟上，像不像一片神光？

陈洁说，我没看过神光是什么样的。

朱河说，现在你看到了，我相信那就是神光，神的光芒。

那光荡漾着，重重叠叠的。

陈洁问，你是逃出来的吗？

朱河说，算是吧。但他们已经习惯了，他们知道我还会回去的。因为我无家可归。

朱河的语调是悲伤的。

天渐渐黑下来。

陈洁说，我要走了，去镇上找一家温泉旅馆。

朱河说，我也要回去了，我无处可逃，我是这个荒诞世界的孤儿。你住在城里吗？我有一个冒昧的请求，我可以去找你吗？

陈洁说，可以。

朱河问，怎么找你？

陈洁拿起一片树叶，在上面写上一个电话号码，说，到这里就能找到我。

### 三

陈洁在车上回忆着，淡淡地伤感着。十九路汽车很快到了郊外的小镇。陈洁去郊外的铁路上，没有遇到朱河。她坐在山坡上，等了很久，心里面乱乱的。她跑到山上的精神病院，看见七八个医生正在抓着一个病人。她四处打听。一个医生说，朱河逃走了。陈洁说，逃走了吗？医生说，逃走了，十几天了，这回看样子他不会回来了。不过

这样也好。医生的语调充满了同情。陈洁从山上下来，就像大病了一场。她坐在山坡上，看了一会儿山下的圆形废墟，坐车回了城里。她冲了个澡，湿漉漉地从浴室出来。这时候，电话响了。她接过电话问，你找谁？对方说，你是陈洁吗？我们是在一位死者身上的一片树叶上看到这个电话。陈洁瞬间大脑一片空白。她什么都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对方说，你还是来一下，确认一下好吗？陈洁哽咽着说，好的。她的声音颤抖着。她想到了出门的时候看到的那缕光。

.....

## 四

这是朱河遗物里留下的文字。陈洁已经把手稿装帧在一个朴素的镜框里，挂在墙上。她喜欢一个人在静谧的房间里听 LeonardCohen 的歌曲，尤其是他的《I'mYourMan》，音乐像梦一样渗透到她的血液里去。她还专门上网搜了一些 LeonardCohen 的文字。网上说：“LeonardCohen 从来就不是快乐的。从他的作品你可以清楚看到，他自怜、愤世、犬儒、沉溺，但从来都不快乐。就像他的一身黑，和嘴边那两道深深的、刀刻一样的法令纹。他很少笑，笑的时候也像是在自嘲，或者讥诮，那不是快乐的表情。他穿西装，黑色的。他穿羊毛套头衫，黑色的。他喝大量的咖啡，烟不离手。他的眼神灼灼逼人，像两口深井反射着阳光。

“LeonardCohen 那被酒浸过被烟熏过被火烧过被风吹过的声喉，在冷漠的表情底下，是一股岩浆般的撼人力量，照亮人心最深最暗的底层。”

陈洁总是把 LeonardCohen 的歌声跟朱河的文字联系到一起，她还打印了几份，每次看过之后，她都会感觉到一个疼痛的心在跳动，而朱河就隐藏在一片虚幻的光影中，跟随在她的身边。

## 去灯塔船旅馆

——有时风平浪静，水面  
成为映照我的绝望的巨大镜子。

——波德莱尔

---

从沙漏疗养院出来，开着车拐上 86 号公路。路边都是一些拆迁的房子，残垣断壁，碎石瓦砾。一片荒凉。据说，这里将建成望城最大的药厂。开出了十几公里，一个车祸现场让我目瞪口呆。一只红色的高跟鞋还躺在路边。车辆的残骸，刚刚被装上拖车。伤者也已经被拉走。又开出五六公里，我突然尿急，把车停在路边，在车的右侧挨着护栏的地方，慌忙解决。在沙漏疗养院里，我本来想找厕所的，可是，看到那些老人呆滞的目光，让我恐惧，就几乎忘记了这件事情。再加上，车祸现场的惊吓，现在，我必须解决掉，否则膀胱都要爆炸了，胀，疼了。重新回到车内，我感觉到舒服了很多。但从沙漏疗养院带来的那股子厌恶感，让我无法摆脱。我把音乐放得很大，近八十迈的速度，想尽快回到望城，找一家干净卫生的洗浴中心，好好洗一个澡，而且要那种木桶浴，在水